

名人面對面



遇上

余鵬春

認識國貨公司以外的客家情

如果大家認識香港裕華國貨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香港梅州聯會會長余鵬春的話，可能會像筆者一樣，認為他和大家想像的很不一樣，因為一說到國貨公司、梅州等，大家或許會覺得余鵬春傳統守舊、和時代脫節，但筆者可以說不是——他是很尊重傳統，但不脫節，這可能和他的背景有關。

筆者認識他是因為參加了一些和客家相關的活動及飯局，如早前舉行的客家文化節等，所以他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個典型的客家人。後來知道他1958年出生於印尼，童年時代在香港度過，但未讀完小學便到澳洲讀書，大學畢業才回港，反而未正式住過家鄉鄉縣。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個中英夾雜、「西裝骨骨」的斯文人。「我其實是很客家的，很想大家認識客家文化。」「現在國貨公司和以前已很不一樣。」「你不要叫我會長，叫PC好了，叫會長很有距離感。」他就是這麼有趣。

■文：曾家輝 攝(部分)：曾慶威



余鵬春指，時代變，國貨公司的管理及發展也要變。圖為佐敦道裕華國貨公司。



余鵬春指，這幾年的確花較多時間在聯會及其他公職上面。



在訪問當天，余鵬春的太太剛巧在梅州聯會會所上畫班。



余鵬春出席裕華國貨新加坡店開張。



余鵬春出席香港梅州社團首長、秘書訪梅考察團。

筆者走到梅州聯會的中環會所，發現原來有一班太太們正在上畫班，看她們專心的樣子，令筆者也湊湊熱鬧，跟外國老師上堂，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等了一會，余鵬春突然出現，他說：「對不起，因為司機放假，代班的又行錯路。」如果他不出現，筆者可能真的去問老師可否教我畫畫。

問：你要打理國貨公司，又是梅會聯會會長，也有其他公職，時間如何分配？

余：說真的，這幾年放在公司的時間少了，大約15%左右，一來有很多人分擔了我的日常工作，同事們都很專業，二來可以用iPad、iPhone或網絡來處理很多業務，不需要像以往一定要親身出現才可以完成工作，用手機也可以開會、覆電郵等。而這兩三年的確放在梅州聯會的時間多了，又有其他公職，有很多小組會議要開。

問：你如何管理國貨公司？

余：公司的經營和以前已有很大的不同。最初加入裕華時，的確是家庭式管理，但時代不同，公司也要改，所以要引領公司從家族式向現代企業轉型，注入新的經營理念，逐項改善。我想說的是，有些傳統是Keep的，但也要面對時代的轉變，好像國貨這個名，我們之前也想過要不要Keep，是不是要轉為百貨，最後還是Keep國貨，因為我們賣的是Chinese Products，但也有人會問怎樣才是中國製造的產品，是指生產地、材料，還是擁有權。我們就說報海關時，你要填上Made in China嘛，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出產太多東西，很多國際公司的產品也是在中國生產，很多大品牌也在中國設廠，所以才會問我們賣的是不是中國貨。

其實，國貨公司是很多人的集體回憶，是一個標誌，大家可能會對國貨公司有一個既定的印象，例如一定會賣中成藥、工藝品及中國傳統食品等，正正是因為國貨公司賣這些不會在中版百貨公司找到的物品，所以這是國貨可以生存的原因，也是和百貨公司不同的地方。

問：國貨公司真的在中國開設嗎？

余：大部分國貨公司是在內地解放初期開始陸續開設的。以國貨公司的數量來說，上世紀80年代達到巔峰，1980年，香港有84家國貨公司，到了1985年，公司的數量減至59家，一些中小型的公司陸續結業。隨着時代發展，競爭也愈來愈強，面對眾多百貨公司，以及港人購物口味的轉變，使部分中小型國貨公司因生意欠佳而結業，再加上地產大旺，物價高升，轉型為大型商場、辦公樓等的收益比繼續經營國貨公司大得多。因此，我一直都覺得國貨公司和香港的社會歷史很有關係。

問：但你也很有力去推廣客家文化，為甚麼？

余：其實我自小就受到客家文化耳濡目染，父母不諳廣東話，在家講客家話，母親煮得一手很好的客家菜，好像梅菜扣肉、燻豬肉、釀豆腐、鹽焗雞等，她又會自己釀米酒，而太太也是客家人，她的客家菜也不錯。就算在公司，也有不少同鄉，我記得以前開會時，他們也會講客家話，好像是官方語言一樣，所以不少資深員工，就算不是客家人，也會聽客家話。我記得二十多歲從澳洲回港後，才跟家人首次回鄉，以前內地還未發展，要坐很久車才到港，用了大半天時間才回到村裡，那裡設施很簡陋，衛生又

差，所以我那時被嚇倒了。但我對家鄉的感情仍在，尤其是每次回到祖屋，感覺便與別不同，因為父母會為我引路，介紹他們初次邂逅的地方，好像重新認識家族歷史一樣。

內地發展迅速，生活質素不斷提升，交通變得完善，我在大約六、七年前加入香港梅州聯會，所以從幾年才回鄉一次，到現在頻頻兩地走，有時甚至每個月都回梅州一次。

香港約有二百多萬客家人，佔了全港人口近三成，可說是人多勢眾。但一直以來，很少香港人談論客家文化。因此我要做點東西去推廣客家文化，好像之前舉行的客家美食文化節、香港客家文化節等活動，給更多非客家人認識客家文化。而我又同時透過梅州聯會，加強自己的人際聯繫，加強族群信息，以文化作為手段，是很好的方法，最易被人接受。

問：我知道你也對梅州做了很多工作，是嗎？

余：我們會舉辦「愛心傳送」計劃，資助梅州當地約二百個生活貧困的學生的第一年學費，又舉辦青年學生來港交流活動，資助當地幹部來港學習等。我還想協助當地發展旅遊業，一來可以發展當地的經濟，二來可以讓人認識梅州，因為我總覺得自己有責任為梅州做些東西。

最後，替余鵬春拍照時，突然想到不如叫他和太太合照一張，他立即照辦，筆者發現他倆原來很有夫妻相。他這個客家人，很讓人喜歡，與他相處給人一種家的感覺。正因為有不拒人於千里的心，才有容人於家中之品，能夠認識他是一種福氣。

文化名人面對面

賈平凹 詩書畫裡的大寫人生

賈平凹著述甚多，他從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開始從事專業創作，目前已出版的作品版本達300餘種。著有長篇小說《商州》、《妊娠》、《廢都》、《秦腔》等，當中給人最深印象的應是《廢都》。賈平凹的文字多次和電影結緣，多部作品被搬上銀幕。他的作品也被持續關注着，一個個簡單的文字仿若有了生命，承載起陝西人的生活和靈魂。它們出自哪裡？讓我們走進賈平凹的寫作世界。

問：曾看過一些關於你的介紹，你說自己內心是比較孤獨的一個人，但在現在的社會上，要保持孤獨的創作狀態容易嗎？

賈：現在社會誘惑太多，特別忙亂，要安靜下來，寫一個東西，確實不容易。但實際上，孤獨我覺得也是根據個人情況來看的，我是不愛熱鬧的人，但是有些活動，你還是得去，你去了後，反倒越熱鬧的地方，你覺得愈無聊、愈沒意思。人在這個社會上很難得到清靜，很難保持自己的心靈平靜，孤獨起碼要獨，現在卻有很多東西讓你無法獨，所以只能盡量找一個寧靜的寫作環境，關鍵是寫的時候心要靜下來，睡覺不是說眼睛睡着，是心先睡着。

問：你對文字的感覺是天生還是後天培養的？

賈：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先天性的，後天當然也很重要。世上作家特別多，有些作家寫得有意思、有味道、有趣味，有些讀起來，就覺得很受罪，叫人覺得受罪的那個作家，他不一定在這方面能做出很大的成績來。每個人能活在世上，他身上都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才能，只是尚未挖掘或發現。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你的愛好和你的職業並不統一，這是很痛苦的事，比如說我愛寫作，現在老叫我長跑或短跑，我累死了也跑不到第一名。因此人們必須各司其職，你這個材料用在適當的地方，就能發揮其作用。

問：你有這麼大的成就，但你待人處事特別謙和，這是否就是你一直堅守的創作原則和做人的原則？

賈：我幾十年都在文壇回蕩着，很多人說，你為甚麼能那麼長時間還在這裡，還在寫。我說一個方面要關心這個社會、關注這個時代，和這個社會保持着鮮活的關係。另外我每年有空就跑到鄉下去，因為我主要寫農村，到鄉下跑一跑，看看基層社會是甚麼樣子，基層人的社會情緒到底是甚

麼樣，然後有機會再到北京、上海這裡現代化城市，去感受目前最時尚的東西，就是抓兩頭，對中國整個社會有一個鮮活的把握。寫作要耐住不停想突破，一定要把情感抓住，不要感覺麻木，想像力遲鈍、枯竭了，你看啥都沒有興趣了，寫啥都沒有彈性了，就不行了。這兩方面，我做得還不錯，所以說，覺得還有啥東西要表達、要寫，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創作的慾望一直都在。

問：很多讀者都認為你的作品承載陝西人的生活和靈魂，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特別是《秦腔》，你要用陝西話來讀，才能讀出味來，你自己又有甚麼看法？

賈：經歷環境對一個物種起到很大的作用，走到陝北是另外一種東西，走到關中是另一個東西，走到陝南又是另一個東西，經歷的環境不一樣，情況也不一樣。《秦腔》出來的時候，我也害怕，陝西人能看進去，外地人又能不能看進去？農人能看進去，城市人又能不能看進去？後來香港首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把《秦腔》評上了，當時我問怎麼能看中？評委實際上沒有



賈平凹(右)接受記者訪問。

在農村呆過，都在海外生活，他們反倒覺得有意思。有很多人覺得，作品讀起來，沒有陝西人讀起來那麼有味道，主要是裡面的文字有地方上的含義、方言，陝西人讀起來特別有意思，別人讀起來，恐怕效果會差些。讀者雖然不十分了解當中描寫的東西，但能領會那個東西，所以讀海外一些作品會感同身受，海外作品經常寫到多少世紀前販賣黑奴的情節，中國人從來沒有販賣過黑奴，但是你讀了，大概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華夏之聲聯合播出的《文化名人面對面》。節目逢星期日午三時至四時在普通話台播放，港台網站(rthk.hk)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